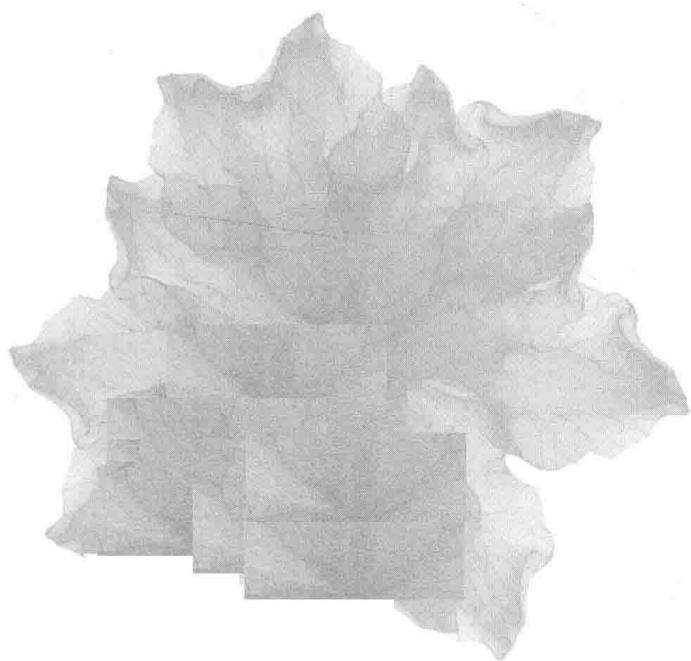


无名盛宴

糖匪

著

海外信



无名盛宴

糖匪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无名盛宴 / 糖匪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399-9853-4

I. ①无… II. ①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7441 号

书 名	无名盛宴
著 者	糖 匪
责 任 编 辑	梁雪波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2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853-4
定 价	4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的身体里有一道口子，
我出生时就带着它。
我成了我，它成了深渊。

CONTENTS

目录

序 马戏团	1
一 被打断的婚礼(上)	22
二 被打断的婚礼(下)	51
三 居里路三号	82
四 查利街四十四号	118
五 瑟克斯	143
六 白赛仲路	177
七 大世界	226
八 无名盛宴	255

序 马戏团

那天马戏团来到小镇，决定在这里继续他们的巡演。从彩条大篷车上源源不绝地涌下马、猩猩、熊、大象，甚至鲸鱼，最后是人类，侏儒巨人彩服小丑六条手臂的黑皮肤小孩，美艳半裸的女郎，还有——那些闪亮耀眼以至于一时无法辨别是什么的生物。

彩色三角飘旗从枝头到旗杆，到路灯，到居民二楼的阳台，被细绳牵引，占据了小镇的天空，仿佛所有鲜艳的颜色被炸飞到半空中，并且以三角形的形状永远凝固在人们头上。圆顶帐篷跳过所有繁琐的步骤，砰地一下像隆起的小山般，以红白条纹的面貌一下铺满整个广场。

滑稽，吵闹，又庄严，并且不可阻挡。

一旦马戏团团长决定了，事情就会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没有人

怀疑这点。马戏团成员如此，镇上的人——在他们察觉这点之前——也已经如此。在强大意志的光照下，他们像梦游者般安详顺从。镇上的居民忘了手头上正在或将要做的事，围绕在马戏团周围，忘情地注视着他们搭建起他们的王国，那个属于手风琴、圆鼓、长号、短笛，以及吹卷口哨的王国。

马戏团的表演空前成功。

少年几乎是在帐篷搭好的同时出现的。人群在他两边退开。一条清晰的路径将他直接带到了马戏团团长的面前。他朝团长鞠躬。额前的一绺卷发垂落下来。

“为什么要对我鞠躬？”团长问。

“因为你是这世上最美的苹果树。”

马戏团团长的目光瞥了一眼少年鼻头安着的红色小丑鼻。

“你应该笑。”少年直视团长的眼睛。

通常，人们不会这么盯着他，尤其还是对着他的眼睛。马戏团团长的目光决定给少年一个机会。他让少年上了他的大篷车。

“我们已经有了一只小丑。非常棒的小丑。”团长一边收拾屋子一边讲道。事实上，团长的大篷车里，整洁得像一间手术室，所有的东西都是白的，清洁的，有序地被安置在最应该在的位置。团长只是在忙于修复他们进来时造成的破坏，比如说，门把手上的指纹。

“你还需要一个小丑。”少年说。他看起来比团长还肯定。

“为什么？你会什么？”

“我会讲故事。”

“他也会。”

“我更好。”

“这么说，你能一边在钢丝上骑单轮自行车，一边抽烟斗，然后用

肚子讲故事吗？”

少年摇头，但团长的话并没有说服他。他坚持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好。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听听。”团长说。

少年几乎是动摇了。他的目光第一次低垂。有那么一瞬间，马戏团团长觉得他们已经有了结论。

“从前有一个马戏团团长。他生来并不是一个马戏团团长。在成为团长前，他是个男人，并且他相信，他可以给别人带来幸福……”没有预兆，少年突然开口。一旦他开口，似乎就停不下来。话语从他身体喷涌而出，它们渴望被言说，渴望别人听到，渴望作为一个故事被人理解，带着沉默太久而生出的焦灼，将少年的嗓音拉扯得嘶哑甚至干涩。

尽管如此，那似乎还是个好故事。不知过了多久，当少年吐出故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马戏团团长深深吸了口气。他们不约而同地沉默着，等待着故事从他们身边散开。

“几点了？”团长打破沉默。

少年摇摇头。

“你怎么能够？”

“我知道。事情总是这个样子的。”男孩深黑色的眼睛里跳动着星辰般的光芒。

“我们的确缺一个讲故事的小丑。你明天就来吧。”

“我现在就可以留下。”

团长打开车窗。晚风吹过他的脸庞。他希望没有人这时会经过窗前。

“明天你会讲新故事吧？”

在少年开口前，他就已经知道答案。“是的。你会的。驯兽师的车上应该还有睡觉的地方，今天晚上你也和他一起。晚安。”

“晚安。”少年对着团长背影说道。

二

少年在马戏团第一个夜晚并不平静。半夜他无故从睡梦中醒来，看见就在他身边并不完全的黑暗中有一个更稀薄的暗影一动不动地坐着。

“喂，你来了。”暗影轻声打招呼道。那声音又细又明亮。一下子，仿佛有一团橘色的火苗照亮了少年，还有说话的人。暗影从她身上褪去。少年清楚地看见她的样子。一个女孩，瘦小苍白，细细的骨头几乎要扎透皮肤，乌黑的短发乱蓬蓬向上飞起。

“我来了。”少年回答道。他应该在哪里见到过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她身体那奇怪的歪斜姿势，像是一个隐晦的暗号，但是少年太困倦了，无心思考。每次他讲完一个故事都会那么困倦。他任思绪在蒙昧暗沉的倦意里飘浮。“我来了。”他重复道。

女孩走近，脸几乎贴到他的脸。那双仿佛永远睁不开的眼睛，连同里面滚动的过于巨大的瞳仁，正对着他的眼睛，直直地向里面张望。

少年立刻醒了。

“团长说你应该有一件小丑服。”小女孩说。

“你是？”

“我是针线奶奶。”

“奶奶？”少年在她脸上没有找到和这个称呼相称的痕迹。她看

上去比他还小。

“针线奶奶。给你们做衣服的。”她纠正他，“你怎么找到这的？”

“走了很远的路。”

“我也是。这里的人都是。”针线奶奶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围着他转了一圈，上下打量，最后，她点点头，向少年宣告：“你会喜欢这的。”

说完，她从她长袍底下掏出针、线、剪刀、卷尺、划粉笔，还有一件小丑服，开始工作。她让少年穿上小丑服。对少年而言，那衣服实在太太。针线奶奶看了咯咯直笑。少年也笑了。他对面这个人，其实和他一样，被裹在一件比身体大很多的衣服里，看上去又可笑又神气。

少年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裁缝会穿着那么一件超大的深色长袍。他没有问。“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他说。

“嗯？”针线奶奶正忙着将线穿过针眼，“我听过你给团长讲的故事。”

“你喜欢吗？”

针线奶奶想了一会，“说实话，我不懂他为什么那么喜欢。”

少年想告诉她，因为那不是她的故事，但是这不重要。现在，他要给她讲她的故事。少年的目光落到针线奶奶身上——那个单薄的身体以奇怪姿势向一边倾斜的身体。他看着她，然后开始诉说。故事的第一句话在他发出的第一个音节里完成。

“从前有个裁缝。她觉得自己是一块石头，也总是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当她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

故事在少年的口中缓慢生成，好像藤蔓在夜色下攀爬，酝酿一场花事。少年从自己的口中知道了故事，知道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被叫作针线奶奶。

他停下来，尽管不确定故事是否就在那里结束。有时候会这样。他并不是总是知道故事在哪里结束。

“真奇怪，我居然有点喜欢这个故事。”

从少年唯一的听众嘴里含含糊糊地吐出赞美。她正全力以赴地与领口、扣子、袖子上的褶皱作着斗争。

“因为那是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

“因为是你的故事，所以你会喜欢。人们会被自己的故事打动。”

“我的故事？不，我可没有像故事里说的那样……不，你怎么能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

“我不知道。”少年闭上了嘴，还有眼睛。如果针线奶奶看到他的目光，就会洞穿他的念头。这个小女孩的手里正拿着针。

针线奶奶笑了。“你在怕什么？”她说，将嘴里含着的针递给少年让他拿着，这样她就可以开口说话，告诉他一些她认为他应该在今天晚上知道的事情。

那天晚上少年被告知他是幸运的，有许多人想留在马戏团，但绝大多数人被巨人萨路拦在外面，他们甚至没有接近团长的机会；他还被告知他应当感谢许多人，比如正在连夜为他赶制演出服的针线奶奶，还有小丑服原来的主人——马戏团现任的那个小丑，想必他应该不会在意，所以针线奶奶擅自把他的小丑服拿来给少年（那明天他没有演出服怎么办？没关系，这桩倒霉事就可以是他的演出服）；少年最后被告知，他应当爱马戏团里所有的人，尤其是马戏团团长。即使这里的人都称他“恶魔”。

“为什么？”

“哪里有那么多为什么。”针线奶奶剪断线头站起来，瞥了一眼另

一张床上的睡着的人，“被我们折腾了一个晚上，可怜的驯兽师，竟然还没有被吵醒。衣服好了。你收好。”

少年咽下他的追问。“谢谢，晚安。”

“不客气，晚安。”

就这样，少年在马戏团的第一个夜晚，得到了他的小丑服。他不再是一个只有小丑鼻子的小丑。

三

第二天，少年发现自己无所事事。

他们没有给他演出的机会。负责安排节目的飞刀手对少年说短期内都没有增加新节目的打算。

少年摸了摸身上的小丑服。它们那么合身，必须被人看见。

少年用他的方法说服了飞刀手。他答应会在第三天安排少年出场。“只是一场。”他强调，“要看观众喜欢不喜欢你。毕竟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丑。”

少年从道具堆里找了一条破毛毯盖在身上，然后坐在观众席上，看完了那天所有的演出。他禁不住颤栗。每一次掌声响起，或者灯光从他身上划过，少年都无法扼制身体深处神秘的冲动。少年告诉自己，等到明天，这些都会属于他。他，一个讲故事的小丑，会获得成功。

少年成功了。他的第一场表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就像当地报纸上说的那样：“观众们像着了魔一样，沉浸在他编织的那个故事中，难以自拔。每一个人都似乎亲身经历了故事一样，身心不仅得到了听故事的愉悦，而且还得到了亲身经历才可能有的体验。如果说

马戏团是一棵枝叶茂盛果实累累的苹果树，那么这个讲故事的小丑就是这棵树上最耀眼最甜美的金苹果。看，那些张大眼睛的人们，他们甚至不在乎自己根本就没有被逗乐。”

用团长的话来说，那之后好运气一直没离开少年。他成了最受欢迎的演员。理所当然的，每场演出都加上他和他的故事。现在，除了灯光，掌声，还伴随着激动人心的鼓点，还有观众炙热的目光。少年沉浸其中，不愿离开。他知道，当他讲完最后一个字时，当他结束表演翻着跟头离开舞台之后，就只有大篷车在等待着他。

在他的表演大受欢迎之后，团长给他安排了一辆专属的大篷车。少年多少有点后悔，因为没能来得及和驯兽师说上话。那个红色卷发的中年男人有太多的动物要照顾。他把它们照顾得很好。

少年喜欢驯兽师和他的动物，喜欢针线奶奶和她制作的所有服装，喜欢马和马术女郎，喜欢魔术师和他的隐身人。他在丝绒幕帘后看他们的演出，想象和他们共同置身下一秒的危险与荣耀。

“啊，你就是那个会吹牛的小毛头。”

有一天少年正在等待表演开始，那声音凌空而至。他恍惚地觉得它来自记忆。

“我在这呢，傻瓜。”

少年抬起头。巨大的穹顶令人炫目地笼罩在他上面。炙热的人造灯光代替了众星。少年困惑地对着巨大的帆布穹窿，不明白如同第一场小雪那样沁凉微甜的笑声怎么能悬在那样的高处。

他看到了那个嘲笑他的人——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孩倒挂在高高的秋千上，朝他做着鬼脸。她的卷发好像盛夏的藤萝花，向下垂落。

“上来吗？小毛头。”女孩化身燕子从高空的短秋千飞到最长的

那根秋千上，向少年发出邀请。

几分钟后，少年和女孩坐在了同一个秋千上。当然，他是从梯子上上去的。

“害怕吗？”女孩盯着少年的眼睛。

“你不会让我摔下去的。我相信。”

女孩若有所思地摇晃着双腿，“相信？”

话没说完，女孩的身子突然失衡向后翻了下去，秋千剧烈晃动把少年摔了下去。他就像一只笔直冲向水面的水鸟，毫不犹豫地投入大地的怀抱。也许在他落地的那个瞬间，坚硬的地面转眼就会变成平静的水面，等待他的不过是溅起的水花和涟漪。少年没有验证这一可能的机会。

半空中，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踝。

“你看，我说了，你不会让我摔下去的。”重新坐回秋千上的少年对着再次回到他身边的女孩说道。

“你相信？”

少年点点头。他的故事不会这样。但在那个时候，他更想让自己相信——他是相信身边这个女孩的。

“哈！真的。”女孩在秋千上一连翻了三个空翻，最后双手高举过头，笔直站在秋千上。“你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她咯咯笑着，就像树枝上找到同伴的小鸟，“你真的喜欢？”

“很喜欢。”少年由衷地回答，“就在刚刚，真的喜欢上的。”

女孩纵身飞上了前面的秋千，“我叫雪儿，你叫什么？”

少年报出团长为他起的名字。“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他问。自从加入马戏团，他几乎一场不落地看完了所有演出，却不记得有过空中飞人的节目。

“为什么呢？”她倒挂在栏杆上，冲少年做了个鬼脸。

你不可能见过这样一个女孩然后把她忘掉。没有人可以做到。少年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帐篷底下有魔法。不被公开，悄然运行，甚至大多数成员都没有察觉到。只有这样，一切才解释得通。

但现在，遮蔽少年目光的魔法已经失效。

“你总是那么高兴吗？”少年问女孩。后者正急速掠过圆顶上空。

“今天格外高兴。”

少年抓紧秋千。在讲到别人故事的时候，他曾经无数次使用过这个办法。——晕眩。在二十米的高空，少年的心轻轻作痛。

就这样，他成了除飞女孩外最喜欢待在半空的人。一天里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待在秋千上，也因此有了更好的视角可以观看帐篷里的每个人。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看走钢丝表演。”小丑贴在飞女孩耳边说。

“嘘。”女孩捂住他的嘴，“你这样他会分心的。”

少年攥紧绳子。即使飞女孩放下手，他仍旧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安安静静地看完了舞者在钢丝上的所有表演。

“看，那个小丑。”少女用脚尖指出地面上的表演者。他反穿着毛衣，在台上失魂落魄地展现着他的悲惨和笨拙。少年想起自己身上的衣服原本属于他。他也想起针线奶奶那晚说过的话。的确，观众喜欢舞台上这个悲惨的人。他制造出人工的不幸，成为人们最佳的笑料。

“啊，他真……”

“努力。”飞女孩揉了揉鼻子，眨眨眼，将少年的话说完。

她总是能漫不经心地把她费力想从混沌中抓取的词语说出来。少年望着飞女孩的侧脸。她真轻盈。飞和不飞的时候都那么轻盈。

现在，她伸展身体，准备跳到另一个秋千上。她跳了。秋千高高地飞起。他的目光追随着那个她，从一个秋千到另一个秋千，越来越远，然后回来。飞女孩重新坐回到他身边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汗水中发亮。当那双深潭般的绿色转向他时，少年觉得他所说的以及所有未能及时说出口的，她都会懂。

“想听故事吗？”他问，然后开始述说。

先从驯兽师的故事讲起，那里有冒险、背叛、仙境、死亡以及奇遇。厄运与好运轮番降临在主人公身上。而他足够健壮，能够承受。尽管如此，在故事的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最突兀的结束方式。

少年用了两天，与驯兽师、飞女孩一起走过能把人眼睛染绿的雨林，会生长并且衰老的沙漠，无限生长内嵌的城市，野兽腥甜的腹腔，可怖的人心，最后抵达故事的终点。

他和飞女孩正掠过所有观众演员的头顶，而他们一无所知。

飞女孩喜欢少年的故事。即使那不是她的故事。她喜欢所有他讲的故事。少年如此认为。他带着这信念，为她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他们忘了时间，忘了置身于哪里，也忘了他们自己。他们一边讲故事听故事，一边像飞鸟一样在高空中饮食栖息——飞女孩甚至教会少年如何用隐蔽方式排泄。那时候唯一能把少年拉回地面的，就是他的节目。他怀着对高空隐秘热烈的思念，站在舞台中央为所有人表演。等到第一声掌声响起时就迫不及待地回到空中，继续他为飞女孩讲的故事。

终于有一天，少年停了下来。马戏团所有人的故事都讲完了。

他们沉默下来。这沉默好像是一种缓缓滑行的降落。他们落到了马戏团日常的喧哗中。原来即使高处仍旧有那么多声音。

飞女孩的卷发被风轻轻吹起。她没有问少年他为什么停下来。

她知道他为什么会停下。

“人们会被打动，是因为你讲的是他们的故事？他们为什么会不记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因为他们忘了。就因为他们忘了，所以才会被感动。”

“你怎么能知道他们的故事？”

“遇到他们之后。”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的故事？”

“不，开口之前，我不知道。我遇到他们，开始讲述，在那之后我才知道。”

“你讲的故事你之前并不知道？”

“对，听到我讲的故事，我才知道那是个什么故事。”

“在舞台上对着那么多人，可你只能用一个故事打动他们。”

“对，我讲他们共同拥有的故事。”

她点点头。她应该也知道总有人会被所有故事打动。比如她。

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飞女孩高高跳起，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笔直坠下，经过少年。

“为什么不讲一个我的故事？”她的声音从下面传来。飞女孩站在下面那个秋千上冲他做鬼脸。

少年深吸一口气跟着跳下去。飞女孩接住了他。

“为什么不讲我的故事？”借着秋千高高飞起的瞬间，她把他扔到另一个秋千上。

少年及时抓住绳索。他感到身体被拉扯着。向下。地面等待着失败者。

他翻身上秋千。飞女孩已经在上面等他。

“你怎么了？”她抓住他的肩膀，爬了上去。